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八目録

墓志銘 二十一

王東華墓志銘　三符曾公合葬志銘
何孟循墓志銘　林石樓墓志銘
吳雲泉墓志銘　何善山墓志銘
茫湖李翁合葬志銘　歉齋張公墓志銘
亡妻墓志銘　三厓歐公墓志銘
祝岣嶁墓志銘　羅三潭墓志銘
周魯齋壽藏銘　何武畧合葬志銘
張野塘墓志銘　水厓彭公墓志銘
胡嶺泉墓志銘　劉良溪墓志銘

國家圖書館藏

龍北山墓志銘
胡雙華墓志銘
秦白厓墓志銘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八

墓誌銘

明故廣東按察司僉事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王東華墓誌銘

天其有意斯世乎必生任事之人維持而倡作之生平所期率汲汲於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不然意氣激發尤當雄偉豪傑振越一世而天下治亂恒必賴之吾嘗持以定士品而莫有信其然者往年嘗晤東華王子袁御醫所當是時王子爲進士年纔弱冠色潔白若氷雪竟日不一接語後十四年王子棄廣東兵備僉事東歸過余慨然身

相許爲語在兵科時募兵山東曲折與兵備嶺南諸事甚悉其後數以書問又三年爲丙辰倭擾海上漸入溫官府熟視不知計王子主族議練鄉兵待之其年十月倭渡南溪入蒲洲殲之於上金斬首十有六擒十四人援其脇虜八十人還之鄉明年復殲于梅頭斬七首自是倭畏永嘉塲不敢犯永嘉塲王子之所居也戊午四月六日倭至梅頭王子伯祖散官沛死之王子憤曰所不能戮力復沛讎者有如此海次日斬二首擒七人而他酋數千方圍樂清十四日王子納其家郡城十九日兵備袁君祖庚來告急遂移袁寧村以便策應其日叅將張鈇來附是時倭圍郡甚急袁請援以張並進王子許之麥晨簡輕銳從間道往日昃伏起金鼓遂遇害當變作時手猶射殺數人張兵相視甚邇無一捄者倭以鄉兵少之不知爲王子也總督胡公宗憲上死事于　朝詔贈太僕寺少卿立祠郡城廕子世襲百戶已而當道聞狀爲之黜袁罪張以伸王子則何及矣嗚呼當王子爲兵科爲兵憲以兵死死職也今死溫何哉夫金不彈雀尸不代庖此易知也出門反顧誰則無情且儒者之論多主委任權力而敵愾弭亂率諉武人即任職者猶且以此藉口彼肯營其所不及乎士大夫居鄉豢養驕惰臨事則高拱緩頰譙責不至議者方以持重歸

之王子計不出此而所汲汲乃在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嗚呼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或言王子有母在郡郡圍則母危王子殆死母也嗚呼是或然矣使無母其遂已諸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吾不悲王子任事之心不見知而悲天子其生不待深究而遽止者其謂何也王子既殯西墩其子如圭自爲狀走使不遠數千里索余爲銘且曰先君靡日不言先生卒卒憐之余持書泣曰余後死矣忍不爲銘按狀王子名德字汝脩少英異有大志舉丁酉鄉試戊戌第進士庚子授東昌推官善治獄巡撫曾公銑壯其人已而見纔弱冠乃更改容嘗署高唐民病汲開北門使之鑿土得石石文有曰北門開王德來人語爲神辛丑臨清外城成以督工陞俸一級六月丁父憂丁未補大名會河南盜掠湖廣貢金衆疑在滑且指四人姓名爲證有詔逮捕王子聞之自府趨滑驗狀無實執弗與河南將上奏未幾得真盜京師遂釋四人滑立生祠祀焉自登第至是十年不遷不知榮進比滿考會選臺諫乃與沈君束堅不赴考爲當道所薦授戶科給事中二旬上疏言時政所忌　上不加罪旋主光祿罷無名費才三月省四萬餘金庚戌北虜入寇條陳十餘事首議開北門納奔民平通太二倉米價活諸餓者夜半遣中官至家傳　旨允之無何

募兵山東軍資乏懼不足數則假便調簡民兵直以償之易其名曰義勇兵始大集是時　詔下特舉才望格於議出爲廣東按察僉事兵備嶺南至則以身率海兵鵰勦村堡動至數百十人飲食兵器呼吸立具蠻寨惴惴莫測次第就降會英德民兵盜庫金爲海兵所獲知縣吳希曾畏罪反坐海兵爭之不得遂引疾棄官不悅者劾其擅違竟罷職異時王子所語募兵與兵備即此兩事此兩事在王子尤不甚奇其居官廉慎過於處子執古喪禮不眩時俗在諫垣歲餘凡四十疏詞極剛懇雖至忤人而其人喜怒又足以張禍福曾不委曲少狥其意生平所期惟知進則澤被天下退則福及一鄉以必不負此心爲主蓋有人視以爲無益而已在所必爲人或以爲可緩而已不容以朝夕者惟其氣極憤烈而和易藹然出於天性赤色厲聲未嘗或及僮隸嗚呼是果可以死乎王子自五代世居英橋宋有諱惠者以長厚望于鄉高祖毓曾祖珽祖鐲父浥號橘泉以王子貴贈文林郎直隸大名府推官母林氏封太孺人娶邵氏封孺人子二長如圭府學生次汝璧襲百戶女四長適禮部儒士張鳴球次許項光祖二尚幼王子生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十二日午時卒嘉靖戊午四月二十日申時年纔四十二銘曰

孰不愛親而殺其身徼之聖人聖人曰成仁孰不愛
已而輕其死告之　天子　天子曰勤事情之所激
嘗恐罔生謂非天與其成則既見之躬行事之可爲
尚不止此惟其心有不已夫是謂之志士

明故中大夫太僕寺卿三符曾公合葬志銘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武臣
有恃寵撓法者嘗受賕違　詔改配軍人縛邊將爲
御史趙鏜所劾復強辯逆　旨下朝議衆以其嘗與
大議又與戚里有連戚顧望三符曾公爲大理左少
卿獨言罪當死得減爲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
法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
有甥張柱驕橫毆人毋死爲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
辜法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　天子私
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
背　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爲罷尚書都御史大
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
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某孤立無黨
將以爲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交章論劾
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　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
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擢太
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爲奸自劾致仕去
自公去朝廷不復有此兩事亦不聞以少卿廷爭忤

衆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鄞縣三年鄞人愛之如父母久而不衰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已巳起復補保定之新城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分司通州滿考調刑部山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外郎明年甲戌轉署郎中忤閹銳引病去丁丑檄召補陝西司署郎中遇都御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終　武宗之世不復再出辛巳　今上即位用薦者起爲肇慶知府且録已卯勤王功增常俸一級丁亥擢福建按察副使未上擢大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卿自入仕二十六年履危陷險脫始遇矣然畧不自知顧惜冀少進嗚呼是可以凡心窺哉平生剛介寡與遇事直前不知畏忌勢軋利凌寧死弗移好咨察人情以制幾事人或以言嘗試輒嫌以爲誚已怒發自任矯之雖或少過無悔也當進士奉使歸目持律就叔父憲使昂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鄞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諸掾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篋公擇可信者爲便簡出入袖中至鄞有所行罷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明耶何自聞之搖手戒不相犯闔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無辜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盜狀多以野處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土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實爲二校不能迫鷹坊使假瑾威往

來畿內郡邑吏數遭撻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計其費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閹同事禁索錢冊人籍諸軍陶麗月課閹人畏之張銳者主東廠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遣法當罷銳百計求免不聽且數詈銳銳怒甚代奏誣公入罪不審下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密中人素以子弟不與從征銜怨會土魯番用奸細寫亦虎仙計誣澤激禍遂與縉紳忌功　捕獄陷澤公判虎仙反覆變亂誣忠勤大臣法在必誅虎仙懼賄內外以討逐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爲大理廷爭爲難矣是時以郎署再抗衆怒病歸啜[illegible]

知關說機利妻孥相向日嗟懟若不聞也在肇慶六年政尚威廉總督大臣數以撫猺之策問公公言非用圍戍法自守互市法相詰猺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采用嘗憤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免蓋公之不屈得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門絕交同里罕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屬不樂與接偶遇之終日相對噤不能曲出一語閒居閒脂韋婞婀者當食必置匕嚙罵事關　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喜讀書頃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於星曆地理譜牒積歲覃研咸有著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煅煉竄削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

于家獨地理諸書行世公名直字叔温號三符一號
惺惺叟世居吉水竹山湖曾祖沂贈監察御史祖椿
父煜以公貴贈中大夫太僕寺卿母周氏贈淑人前
室夫人彭氏廬陵進士槩女繼許氏金灘許泰女封
安人進淑人皆先公卒無子側室王氏廬陵迪功郎
鍾女生子二人長子布府學生幼子庠女二人長適
前左春坊贊善羅洪先幼適縣學生羅宰孫二人中
立中行孫女三人長適劉聞詩餘尚幼許氏善治家
事公最久自食貧至公致仕內宗外姻男女歸聘紝
績田蓄給使生息咸出剸裁故公年老不識衡量公
生成化丁亥八月二十九日卒嘉靖丁未十二月十
三日享年八十有一許氏生成化壬辰八月三日卒
嘉靖丁酉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六公卒三年十月
已酉子布以許氏合葬六十二都龍陽岡巳山亥向
而子布妻周氏祔其右稍前洪先先君少許可然於
公莫逆嘗命洪先曰汝婦翁性難犯可嚴事之吾敬
其爲人也其後得侍于　朝親睹前爲大理時事比
罪歸侍朝夕者又七年嘗病亟寄遺子布書曰吾生
無所益於鄉仕無所補於國即死慎勿祈恩澤且它
屬銘長婿足辦此矣至是子布出其書洪先讀而悲
之不得遂書其數事大者見公銘曰
剛毅於仁近者其質流風所移百不存一於乎公乎

氣降萬夫人所趨避獨視若無執不榮進畏以禍及寧捐公卿力抵貴戚奮不顧軀尚計其餘或是之迂彼終何如古譬士品定價莫強利鈍是程豈辨下上聖主知臣孤立無黨以是銘公可謂不爽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贈奉議大夫尚寶寺卿何公墓志銘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以諫死議者以爲於事無益徒累　聖德非人臣所宜或謂死者多緣意氣皷動遭觸不幸實非得已自兩說出縉紳競慕特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之於乎若何孟循之死彼又何說哉彬方導　上南巡禱祠名山取道淮徐江漢中上騷沸而是時寧濠方謀以[illegible]倚彬內應比詔下彬幸得便窺伺乃爲危言恐懼中沮衆亦相視捱手戒莫敢出何語甚則以使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給林脩撰舒芬疏入諸曹稍稍踵之　武皇帝怒罪鞏等彬復助言鞏日夕且死與以脅衆孟循業已隨衆入疏力言涖祀無補敗亂辭極剴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直指濠不諱也彬畏事泄不以進御孟循性復謹默班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慮衆爲彬所脅又以鞏罪匹測復與同官休大輅蔣山[illegible]自今罷巡幸勿爲左右奸佞蒙蔽鞏等無罪

願特賞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
既欲杖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穽既下孟
循等于獄陰使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
悖好詆上無人臣禮　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
堂男得效充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
五十罷遣彬自請覘杖杖者素視賄爲重輕至是密
受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
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
德己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
疏時安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子且今又垂空囊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

見大人爲謝萬死罪死子勿令廢祭祀死矣復何恨已
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
時一子世守方九歲孟循生成化丙午二月十五日
年止三十四耳孟循既卒南巡議亦免嗟乎若是
者果不幸遭觸耶果無益於事否耶孟循自幼無他
好垢衣糲食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游父
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爲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
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舉進士
吏部尚書陸公完聞其名延爲子弟師未幾擢監臺
諫獨引疾歸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於升工部
營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不師弊不訖

歲增羨以自潤甚則羨及尋丈商人苦榷過於虎
盂循更置一切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
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下令商自百金下
減羨三之一風水敗貲勿羨以羨足當數但令相等
入羨者手實數自摯之藏郡帑數日會所入數以等
減羨其或越貨敗令及私謁者沒入之威惠並舉至
今守爲榷令比去榷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
賻而後棺也於乎人莫重於愛生所資以奉生者勢
與利也非位不足以攄勢而利之所在必貨賄而後
通三者不可驟至而身之不存又莫得以享其成夫
然後死生旦暮之際不得不繫於情矣公於臺諫司
榷若此是其處世真若飄風浮埃栩栩然無所仰藉
故進可以遂志退可以逸躬此其素定有不俟決裂
於臨變者而豈計其得已否耶人言南巡之諫惟戶
曹不與工曹三人外他皆聯署以進有避而不署署
而不往往而復規避者問之曰吾親老也不然則曰
未有後也於乎即使無二患矣自顧奉生之資有不
盡享其能決裂於臨變乎即有不幸遭觸與孟循等
幸使不死其竟無優劣矣乎此可以論孟循也孟循
名遵其先吳江人洪武初以閭左徙江寧高祖文廣
曾祖澄祖瑄通星占曆數學天順間徵補天文生今
通籍欽天監以季子鉞貴贈監察御史父鐸母王氏

孟循被杖時鐸與家人墓祭歸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死矣夫已而果然其素信於父母如此孟循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德安鄉梅山村之原又三年辛巳　今上即位褒先朝死事臣　誥贈孟循奉議大夫尚寶寺卿封鐸如其官母與妻狄皆宜人遣官諭祭其家録世守爲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應天府請於禮部起祠祀之而世守自刑部知事擢判臨江府爲政有聲三女適嚴時泰金旦徐某皆士人世守二子應謙應豫又已漸長昔之逃死者泯泯焉爾於是人始以孟循之死爲榮然不自知其見困於奉生則又安知死之榮辱與榮辱之所爲辨也臨江使人言曰昔世守幼不能共大事致墓石有闕典幸有以惠之余嘗忿議者之言不達於死者之心也因志墓備書之於乎聞者其毋以余言爲無益也乎銘曰

謂死爲足重耶人之死不必如公謂死爲不足重耶非公死不可以風有慕公者求其所以其榮與否在其後世

明故文林郎贛州府推官林君墓志銘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少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翼然其氣温然而視瞢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

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盂其意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所逆猶恐不爲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逡逡起避意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謁否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述不聽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爲人而與之定交余既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桐江以[illegible]余合自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illegible]乃不問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illegible]可增改者必易牘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心過勤移書言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兆恩至問之曰君死矣來請銘余於是爲之流涕悲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戊戌進士爲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計去繼以柳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爲寧波也以侍郎公嘗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已奇君比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即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鬬當鬬時持矛戟攘刼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市倭即釋鬬以竄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來異時爲關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廉與君以次當

代固辭不受已而檄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敝器以嘗君與少怒即得詐爲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搖手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檄賫帑往賑之吾懼民急食聞命即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洳中君冒溽暑乘肩輿泥行沿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裒分之率不得寢凡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牘令吏人代爲詰難聽遣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痢卒于官年纔三十有八卒之日囊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十卷自提督大府而下莫不往吊郡守林君功懋爲之棺殮賻贈乃得歸悲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不爲千古一快哉柰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性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柳淑人踰年而伯兄夭君益悲不自勝坐是體常羸絕不類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爲詩稍長好讀史遷爲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嘆曰吾不能乘時自慎何以空文爲於是更爲時文即又出儕輩上其後開特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闖闖有嚮慕意雖長於宦遊能絕紛華後靡之好居家徒步

敝蓋遇者不知爲侍郎子也攝興國事重建安湖書院聚諸生課業其中時爲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又遇者可謂有美質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刺史韋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爲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萬潮字養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葬石門山復號石門山人而君之葬亦在其上公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四日卒嘉靖丁未七月二日娶鄭氏侍郎岳之女子四人兆憲兆魚兆瓊兆穀而兆恩則伯兄萬仞子也君四弟萬載萬峯皆先卒萬殊萬言爲諸生而兆恩在諸生中有文辭其請銘也言甚悲嗚呼君望於余者何哉而今以銘也雖然忍不銘銘曰

自昔相見君也嗜善如聞逖虛不捐寸長當食而忘何有其軀惟道之入所貴者力其進有餘人之自畫以士爲百君有弗居余敢望君　　與有聞今也何如豈云乎天速奪其年不以賢年抑忌美好自愛其實閟之幽墟余何爲哉辭以告來者欷歔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吳君墓志銘

新淦雲泉吳君卒于嘉靖癸丑九月朔距其生弘治辛亥五月六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善者也走哭其家紀後事適術者得卜于歙風鄉大堰山丙午其孤徹祥輙哭請曰先大夫遺言窆窆之後不敢後茲將行事幸詔之洪先爲之諏期得丑月己丑則又請曰知先大夫者稀勒石柰何洪先曰是固在我後旬日徹祥以鄉貢士蕭克良縣學生朱洛狀來乃復爲之銘而序其世代官行特詳蓋悲君之難再而又自悲其無侶也君名逵字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己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會　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敕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撫治重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攖其鋒有嘗試者輙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　內府查武官黃籍籍繁浩閹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閹恐逵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

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誠在毋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捧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一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恃貲干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　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目藏吏銀工得釣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廣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乃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超資相待爲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剛郡難之是時毋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即卧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

隱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讎云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盜數起諜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爲異間易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鍰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不

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給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　覲一無所賫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強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卹災物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遇至衆驚服莫敢譸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閼

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瀦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涇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漑畝以萬連歲大穰獲異麥穎禾海冦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舶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爲義塚收棄骸且罪乂不埜與水埜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歛縮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月觧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閒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盖自少時已然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紿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性脩潔不能受免即居官一蔬果不輕取薄業僅足饘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媪行無輿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illegible]之曰毋亂我我縱晉終不能庇若等也儵然[illegible]友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癰不觧帶者[illegible]比卒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毀至嘔血處[illegible]不田宅惟所取第適死抗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其父遷子徧祗夭

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聞其卒無問識不識涕泣悼惜好學博聞耻爲章句少受易于蕭教諭濬喜習讖緯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勲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意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六世爲澤潞同知克敏又三世爲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父昌舉鄉試卒湖廣鼓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毋曾氏封太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即徇祥爲邑諸生女一適蕭克恭克恭夭年纔二十五誓不更嫁云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鈌若彼縣濃既潔以通一芥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完行舉民之無坊川梁崩亡哀以銘章

明故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余計偕北上求友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浙有錢王盖指雩都何善山

秦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寬王龍谿畿也未幾過何黃兩君于途黃為人方厚簡重而何君則魁形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所學無少長敏鈍歐歐懇欵援證喻譬指畫歎羨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為倦也其煦濡而且婉孌若此自是定交相與問難辨析不少隱避後君歸田靡歲不相見見必踰月乃去庚戌冬大氷雪君留最久相語益合方期與余結鄰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堂君城東之東岳廟後之乙辰向黃為之志而以銘屬余余曰知君者無踰於余二人是烏敢辭君初名秦字廷仁晚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當陽明先生以提督之節駐贛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黃所聞於先生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又可失耶友人以不利舉業尼之不為聽會先生征桶岡畧糧追從相見于南康未幾丁繼母憂歸斬然以禮自度不狥流俗先生聞之曰是能講以身者久之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

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搖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復蓋謂舍此無以爲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爲知己至論學脉未嘗輕許誰何也君以諸生事先生在贛趨顏在南浦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爲念每試擬理直書顧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

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而後視事乙巳遷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分司儀真歲餘榷貨蕪湖所至有聲滿考投牒吏部乞致仕去不少濡滯是時年纔六十有四而貌又壯實時論莫不以爲高君少善治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學勇於克己而急於就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嗚呼君之見重於師門者有以也夫何之先有伯勝者以好脩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配孫氏贈安人三子長泰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含山霍山

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慷慨有大節皆能不負師門君生成化丙午十月三日卒嘉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李氏封安人無出贊明著稱通達理道尤善處嫡庶之間故竟有子二進德進恒進德側室李出早夭進恒吳出今爲國子生三女二出李氏幼出杜氏婿爲丘循輝郭鳳擢李子廉君卒諸生即北郭舊游之地爲專祠明年督學憲使鄭公廷鵠檄有司祀之鄉賢祠又七年督學王公宗沐配享先生于爵孤臺于羅田巖而在新會儀真無湖皆樹碑識思此於君宜不足輕重然回視少年所爲若兩人然向使卒爲友人所尼沉埋舉業役役於一隅其所就宜未可知矣然則君所謂察識於起端發念者非已試之藥歟自戊子至今三十餘年三君皆無恙獨君結鄰之約奄忽不待余既不能無悲君所學若此而余自顧未知底麗即恐無以酬往昔之初心盖不獨悲君亦重以自悲也銘曰

江門崛起世有真儒孰出僻阻懷彼步趨遠俗就師決於一念邁往無前良知自驗遷善攻過不昧此知持以淑人念茲在茲有覺方來毋易厥視能尊所聞古人鮮是

明故誥封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茫湖李翁合葬墓志銘

嘉靖壬辰豐城茫湖李翁以季子遂刑部郎中　恩
封如其官而次子逢爲給事中相與迎養京邸昆季
俱美官其禄既足以養而是時鄉里官京師者又皆
爭爲酒食壽翁久之名聞公卿間翁長身豐顋背負
鍾音聲震發自韋布與隆貴語意態閑雅曾不沮怍
即素以然驚聞者猝然相遇莫不欽聽至是公卿相
物色翁衣冠以客禮見顒然有儀語時政及古今成
敗事曉曉不絕若久淹仕途歷多故者諸公卿咸敬
重翁大中丞王公廷相善鑒裁尤數嘆賞謂人曰使
李翁爲方面郡守可不試而效柰何僅爲封君耶其
未與稔者望其父子賢達莫不羨慕稱爲福人福人

至其行事非其子與家庭群從能久受教令者未有
盡知之者也翁二歲而孤潛鞠於母氏遭家訟侵迫
獨力支拒嘗詣御史劉公某劉奇其狀貌謂訟者曰
是兒且長雄偉一世若等豈其敵哉特取彘肩勞遣
之翁既出孤危益折節問學資故穎異童時已能爲
聲偶句動諸長老比試諸生又爲督學蔡虛齋邵二
泉兩公所奬拔然顧刻厲行誼務脫流俗求與古人
頡頏聞于世非直工文辭而已毋育翁艱辛矣翁事
母尤極孝謹居喪哀毀出至性即垂老言及猶嗚咽
悲泣不休與人交慎取予即纖微必嚴義利之辨嘗
曰父子兄弟懷利相與古人以爲亡徵非過論也以

是累世雖貴宦絶不知操切盈縮求增尺寸而其家乃日益起翁故闊畧豪爽亦隨手施給又絶不能爲寒士態至於自奉無衰壯其儉素如一日也平居動止端凝不喜諧謔不蓄媵侍即處燕私虎蹲山峙凜不可狎督諸子學嚴於官府即登第歸終日侍立無敢跛倚即在官下時時舉平生所欲爲而未得自盡與其所必不爲者訓飭之會同時各以職事爲大臣所中下　詔獄翁倉卒聞報不少見幾微第曰升沉常事奚足計旋遣人持書督過不令摧萎晚年益明消長之故署所居曰抑畏旁書爵盈益謙四句以自儆雖以高年擢榮寵見戚屬卑幼賤役亦必斂容爲

封君二十年不能以片楮入公府而郡縣數虛鄉飲賓席以待深避不就遂二子相繼舉鄉試自視歉然若有所畏而不能色喜視遂與逢登第時不異也遂自外謫稍進爲中丞是時翁且八十先期迎賀于留都翁辭曰余以三世一身遭罹多難乃苟延大耋于今孫曾三十餘遮膝稱觴已爲過望汝乃欲假公卿之重以爲一日之榮吾恐造物忌多取也竟不赴已而北虜犯順召中丞督兵于薊翁直責以捐身許國之誼不令內顧未幾遂得釋政三年而翁感微疾謂遂曰吾必不起雖然得汝在侍殊非平生意及也家人環泣問所欲語曰吾平生語甚悉若等能守忠孝

勤儉宅心保家吾目瞑矣何泣爲已而曰人多怖死遂令神識昏亂吾心曠無一事欲了便了不見可恐怖者言訖端坐而逝自翁遭家訟迄于終不一言訟者名字其意以爲毋使吾子孫不忘於心且脩怨也其大節隱行磊磊若此然拘于命不得達尼七試場屋不第輒棄去而微寓其意於詩詩成日吟詠以自適歲時家庭宴會或自度長短句令童子倚音歌之以代鼓吹然亦不欲以是名家筆墨散逸今所存惟饑豹穴遊桑榆諸稿十餘卷耳其平生所欲爲與其所必不爲者既以傳之於子與其家庭群從今衣冠滿門勳名方甚顯赫至於敦博之氣孝謹之風[illegible]子與家庭群從咸自推讓以爲不及諸公卿數歎賞矣又拘於時未有以其名薦者故翁行事雖近古人而竟以封君終其身翁諱萬平字惟衡姓李氏李氏自臨汝徙茫湖在天福五年處士從始至翁二十有八世世有聞人曾祖南輝封監察御史贈按察司僉事曾祖妣屈氏封孺人贈宜人祖考諱巘號牧麟以進士爲監察御史改四川按察司副使松潘兵備祖妣黃氏贈宜人考諱與鎬負才志年二十天母林氏茹苦立後有司上其事于　朝旌表節婦翁生成化辛卯某月某日卒嘉靖癸丑十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三配劉氏諱慶女岡章甫女也善治家急義掩瑕俾

翁全其嚴重尤能以儉約成其子及封宜人身貴矣
一御命服返布素無所改也生成化戊子二月十六
日先翁十二年卒爲辛卯十二月二日葬驥山子四
人選太學生逢官至德安府知府遠河東鹽運司知
事遂今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鳳陽女一適冊徒
主簿饒廉孫男十三人擢椽格選出惠德慈逢出杭
樸楠櫝遠出栻材嶽壽遂出孫女四曾孫男二十幾
人公及見者幾人某某某甲寅冬十月某日葬翁
里中香社寺後戍山辰向以宜人遷祔後二年而中
丞委銘洪先洪先始壽翁京邸徒懷羨慕不盡聞其
行事也蓋歸田始知之方欲請益而翁已不作訪其
墓而拜焉故不辭爲銘翁從子吏部侍郎璣狀翁行
事有云翁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寤云至
帝所伏庭下遥見殿中紫衣者麾黃衣人掖以出道
遇群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數狙晚至野市憩酒肆
主人持簿相示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
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乃知非真夢
也嗚呼翁處死生之際誠異矣其子若孫與夢語相
符不謬翁果異人哉其不盡用於世者豈亦有斬之
者乎嗚呼銘曰
維古立賢不專一途或引自代或同大夫叔季競能
浮藝是拘不量器受守資以除譬彼豫章輪囷敷腴

委棄弗睨見惻垂輸完璞遺珠元精所儲亦有神物
時歛以舒人莫可測機與化俱鬱鬱茲丘天實閟諸
儷德克享孰敢覬覦不足于前後則有餘揆厥終初
理也弗渝

明故中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歉齋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閹八黨當
是時　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於閹者密泄之竟
敗計不四年而閹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
論功蔭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聞之上疏曰李某者
顧命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
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爲
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横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
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　先帝哉竊
見　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
邪者多見黜於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
知其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
辯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慕其人必以爲雄傑偉特
性梗棘不可近自余見其退休時恂恂儒生布素徒
步道遇之不知其爲貴人方欲相從問當時忠定伏
闕始末與正德間諸大政事以補史官之缺不一再
見卒矣悲夫公名芹字文林世居新淦之峽江後析

地今爲峽江縣人祖某父某歲貢爲蒲臺教諭以公貴封御史公爲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舉鄉試壬戌第進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爲御史出知徽州府宸濠反言者過計恐脅公家取道于徽請改杭州公方誓死守要害斬賊間諜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徽人之思復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徽陛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進布政司右參政終右布政在官餘二十年所至皆有可述不獨論輔臣一事而已初爲福州習吏事嘗奉檄訊縣尉獄尉貪而昵於清吏御史御史右之不爲聽按閩者數論薦之及爲御史論輔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林公俊亦自蜀上疏論時事俱得削俸於是益感激自效當屬草未嘗一遜人其捄竇明諫馳馬兩事尤爲人所誦竇明刑科給事中也嘗以言下獄公論捄有言曰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人思奮而蹇諤之風起不善遇之則人人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今瑾誅矣然群盜未平災異迭見雖夙夜憂皇孜孜求言猶恐不及柰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宛致明竟以是得釋　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墮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

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且備不虞猶懼有患柰何乘危冒險輕萬乘之尊乎況　皇嗣未誕萬一不諱如宗廟社稷何臣欲以一言悟　陛下雖獲罪以死無悔也疏上罰止削俸自此兩疏入人愈重之自巡按鳳陽補徽郡能以簡朴爲政比改杭適　武皇帝南巡使符絡繹在道道必出杭諸郡縣皆坐困而公無假借杭民又稱便自如杭徽人泣送如父母已而復徽徽喜其來杭病其去及爲憲副杭私喜猶夫徽徽之慕加於昔也公在海道倭人爭貢寧波錢下誤傷居民事旋定公且去爲叅政擢右轄當道責其失策竟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跪闔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家居絕泛交無公府之謁枲袍蔬食儉以終其身又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爲之傳於乎昔之侃而直者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生正統丙戌某月某日沒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十有六沒之明年徽人都御史汪公玄錫追慕之致祠而碑其慕提學憲副蘇公佑檄有司歲時禮于鄉賢祠中公娶胡氏贈孺人繼吳氏封孺人皆無子一女適太學生李一德同居兄弟之子爲公後者某人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水東某山蒲臺公墓次癸卯一德奉尊君僉憲公所爲狀來徵銘於乎公之疏傳矣吾何愛於辭銘曰

緊古有諍　天子是憑自彼憸人乃以禍懲持顛扶危彼相有覥邦之司直在公其選一言爲智剛惟其多褒如莫聞　國將謂何不遠厥猷亦賊斯故公寧無歸胡是弗悟于牧于藩考素之履世云不死豈必孫子孰全于默孰毀于剛無迷厥方尚十公歲

亡妻魯氏墓志銘

太僕卿三符魯公始舉進士與先大夫宦府君交好甚篤公未有子而余二兄早殤友人以酒盟曰願二君一生男一生女我將媒焉弘治甲子余生於京師而公爲鄞縣明年乙丑六月四日王夫人舉女于鄞名曰浙府君問盟許以帕聘不入他儀辛巳來歸是爲魯孺人孺人生而慈柔雅秀以事母者事嫡母許夫人未嘗纖細逆旨兩夫人憐愛之然體清羸畏肉食日啖虀啜茗爲常先妣李宜人憐愛之也甚於兩夫人也宜人免府君喪病痺最久又以事兩夫人者事宜人除垢滌牏守視夜分宜人弗能忍數數勉令休寢弗聽余再居喪前後六年不入內畜牧盖藏釀治調齊不見其異於宜人未病也其初歸公爲郎中家甚貧貸貲爲奩已而貴顯曾不能指索器物以

自益當此時余已及第人意其弗屑也後余以言見
廢昆季分業既無所取餽遺交際又多拘泥不敢妄
納戚屬仰給漸衆賓友問學日不下十數人倉卒率
至稱假人見其稱假也固已疑其不足也入門而爵
酬盤餐豐約有等縮費佐急言出輒發則又咸疑其
爲有餘即余亦且自忘有無嘗從賓友外遊問學踰
數月不一歸於余之所拘泥者拒謝之嚴乃或過之
固不能遲徊也蓋自資奮已能不校故其視分業之
推也常若同乎已自稱假已能多施故其視餽遺之
來也常恐病乎人爲曾氏之婦者念其享薄而身比
於女御之勞爲可悲爲羅氏之婦者訝其身貴而情
鈞於姊妹之常爲可賀其寧覲於曾也非得面命竟
不踰戶而於羅之歲時饋勞吉凶贈襚有不待問而
得余意余忘而爲之請者余以已丑及第官翰林明
年孺人扶侍來會在告返滄洲壬辰假滿入謁孺人
留家癸巳遭喪又七年已亥而　皇太子立推恩百
官余亦赴召宮寮始以家隨於是孺人當封安人例
得自言因竊念待罪太史十餘年罔所建白遽及其
私不可微以嘗孺人孺人曰君意甚善吾豈必冠帔
始稱貴人妻哉庚　子冬疏請　東宮禮儀外議洶
洶禍在叵測孺人怪欲死諸寮內子怪不爲止孺人
曰彼舉職事我婦人也安敢可否比得除名觧顏慰

藉無幾微不滿歸田聞有薦者輒頻顧曰官不易做勿又恐嚬人也以是及第二十有七年而孺人終不得封亦終不以爲言孺人既連遭多故所生不數而又難文存壬午子元戊子子冠僅一歲壬辰女蕙秀巳亥女則巽乙巳女則伏皆止數月除名之既月而子世光生張家灣逆旅中今十五年憐愛矣督教之必以正始聘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未豐聶公女八歲夭未續聘孺人自以獨子於側室故甚恩乙卯余遊楚七月側室生子不舉心已邑邑八月十日聞余旅病憂悸轉劇選藥載構促使來迎明日痢作痛至不可忍猶目侍者問余消息何若顧見側室驚曰而以我故遽離產室耶是增病我也迫之寢又如宜人相憐時先是不食已數日醫誤以爲結熱連投大黃劑遂不起侍者悲泣問後事應曰我何言啓篋襲殮皆初歸時衣無半金遺也嗚呼入免終窶之謫出忘反顧之懷余之得植其平生者有以也志未竟而奪其助天乎其終有意否乎孺人卒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十二日而余始歸以丙辰十二月十二日丁酉葬于桐江石羊磯冷水坑之原壬山丙向嗚呼存而無一日之逸以休其形死而無一言之訣以慰其情一坏之掩宜其不能瞑矣余之平生竟何成哉竟何成哉嗚呼銘曰

昔後余而生今先余而死死者本非期生者豈無止
皇皇其行將有以終與爾兮同歸此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
公墓志銘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厓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
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釣源二十世
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　明初仕爲翰林檢閱曾
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
母曲山蕭氏封宜人子三人公其仲也年二十二舉
弘治甲子鄉試高等戊辰禮部中式廷試對策力詆
時政缺失讀卷官畏禍不敢上抑寘進士出身第五
人爲許大宰進所知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
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
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南督
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一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
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銓反
以公熟于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人眉
目皎晳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
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
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
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故自入仕以來未
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即朝

議曲爲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遠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銳誣逮搢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扈仁李穩余祐樊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　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南録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即歷歷摘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貽聘噤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即又善說書史指畫經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崛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讎殺師宗納樓思陀八寨廣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　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傅習以死勤事而自[illegible]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爲噉割則獰狰跳躑相報苟拊猶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薄糜

哺弱子而於諸夷或判疆域解怨爭携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投善劑以消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寬農覈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饟以充虛槖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徭役里甲之疎數稅粮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又皆酌地力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蓋藏之不遺筭也　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爲奸掊刻境内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　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既伐其隱謀乃更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謫調給事中論捄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搆狀以爲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以

完名爲榮聞者莫不危公恐觸　上怒而公之懇款若未效百一於君父前者爲郎中時　乾清宮灾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朝帳房番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即寧銳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胥靡忘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禍　今上初號爲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限將有斬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邉方多故許大宰讚數薦其才不報大宰讚者前大宰子也公自致仕輙引避絶無外交部使者至郡或不知有公即聞公名以不得見竟不知公爲何如久之亦無有薦公者公性孝友嘗兩疏扶侍奉直公省母宜人在官聞母訃即日就道旣葬廬居墓下久不去官中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分異收族教子周貧䘏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旣廉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即在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即相見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公生成化癸卯十二月十二日卒癸丑七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一娶劉氏封安人進宜人先公幾月卒子二長庠次薦皆府學諸生孫男本孫女載英許聘汶源王庠諸孤以是年

十二月十二日祔公第四都傳家坑宋水部員外祖墳右以宗人南京大理寺正瑜所爲狀來請銘且曰公治命也洪先嘗聞公于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銘曰

侃侃遺直秉文開誠有服克恭邦憲孔明四星斯皇寔蹶天步果正我行履險若素式時陳臬弼教用成帝曰休茲作朕股肱于畿于滇無間遐邇臣拜稽首矢志弗弛遏蠻戒戎反側以馴懷哉萬里如疾去身憯是宵人敗度干紀我其治之歸報　天子封囊扣閽天聽匪高禍曾不悔以其黨驕孰云罔懲奸氣潛奪位胡不終竊位者怛臣敢辱祖廬陵歐陽故史誄銘副于大常

明故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岣嶁祝君墓志銘

嘉靖己丑進士中有頎然偉丈夫豐頤環睛而美髯舉辭遲訥不問可知爲剛正恢弘人者衡陽岣嶁祝君也余少時喜與同年談學君嘗師事湛甘泉先生向余無支語慨然若有餘思心竊奇之以爲他日磊磊搢紳間必是人也是年授戶科給事中壬辰轉兵科給事中在言路七年竟以方鯁忤時倖臣請內府

白糧代俸戶部許之君疏不可擅損上供竟廢閣癸
巳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爲鮮君應　詔
力破其奸其辭曰瑞因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
其本市井無賴輔臣汲引驟至顯融不知圖報敢以
瞽史飾辭熒惑　聖聽罪在不赦執政懼面詰曰子
何獨無舊情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生私先生負天
下執政心嗔之無所泄會甘肅諸夷入貢誣訐撫鎮
大臣聽之懼損威嘗之懼激禍朝議不能決乃命公
同大理少卿蔡君某往驗將陰中之比驗覆君以所
訐坐諸夷群小不復株連事尋鮮執政計沮而君出
入邊境目擊險易虛實之故數數論列如燒河套復